

父爱远行

□ 连安立



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间,父亲已经离开我们近一年了。一年来,魂牵梦绕、落枕难眠,父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,好似他老人家从来不曾离开我们,依然活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间……

父亲的祖籍是福建泉州,从我记事起,断断续续地听他讲述过他的家庭和少年时代的往事:他的父亲当时往返于南洋一带,做外贸生意。五岁时,父母相继病逝,姑姑远在新加坡,叔父收养了他哥俩。当时叔父在药店里工作,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,还要供他读书,在当时来说实属不易。

福建解放后,父亲于1949年11月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,分配在文工团工作,之后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学习。1953年毕业后,父亲分配到合肥,先后在省商业厅和省烟草公司工作。1958年为了支援地方建设,前往安庆参与安庆造纸厂的筹建工作。为了照顾家庭,母亲要求从省盐业局调往安庆工作。安庆便成了我们成长的地方。

父亲有艺术天赋,幽默风趣。记得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经常在晚上睡觉前,表演他擅长的口技。一会儿模拟奔驰的骏马和火车的由远及近、再由近及远的声音;一会儿模拟老虎、狮子、狗、鸡、羊等动物的不同叫声,绘声绘色,惟妙惟肖。他还以蚊帐为背景,做出小兔子、小马头等各种小动物的手影,逗得我们兄妹三人开怀大笑。文革前,父亲经常参加单位举办的文艺演出。

父亲在我的眼里一直是严父的形象。他的性子特别急,遇到我们兄弟俩与邻居、同学发生矛盾、吵嘴打架、逃课、私自去长江游泳等等,回到家里,不论对错,总是少不了父亲的严厉呵斥,继而一顿打。记得我六七岁时,一个夏天的晚上伙伴们玩

“躲猫猫”,在造纸厂传达室的灶台上,几个发小偷吃了值班人做菜用的豆腐干。值班人发现后,将此事告到家里。父亲一听,马上一个巴掌打在我的脸上,顿时嘴里冒血,而父亲却转身走了。只听见母亲跟在父亲身后说了一句:“你下手也太狠了!”

当然,父亲不完全是惩罚行事,他也采用奖励法激励我们。恢复高考的消息使我们这些知青备感兴奋。有一天中午吃饭时,父亲当着我们兄妹三人的面说:“现在可以考大学了,你们三个人都要努把力,加把劲,谁考上了给谁奖励。”我当时弱弱地问了一句:“奖励什么呀?”父亲认真地说:“一块手表,一辆自行车!”天啦,在当时,这可是重奖啊!最终,我凭借自己的勤奋苦学,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父亲承诺的这份沉甸甸的大奖。

父母的性格是互补的。父亲正直开朗、幽默细心,但急躁;母亲则沉稳内敛、果断善良,有主见,遇事不急不躁。生活在一起几十年难免有小的磕磕碰碰,但相互包容、理解、谦让是他们婚姻成功的秘籍。最有意思的是,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,散场后,总是一前一后到家。母亲埋怨说,要我去,可又急着回家,也不等我一道,下次不去了!父亲说,当兵出身,急行军练出来的,想慢下来都不行啊!我们听到他们俩带有埋怨的对话,偷偷地笑着。可是下次,他俩还会“经典重现”。可勤俭持家又是他们的共识。几十年来父母有很多“记账本”,每月都有小结,每笔开支做到心中有数,可买可不买的尽量不买,使得我们的家庭生活稳稳当当的。

人们常说:“母爱如海,父爱如山。”我认为父爱是温暖甜蜜的,是深沉博大的,是无言坚实的后盾。我们要将这份厚重的父爱发扬光大,泽被后代,继续前行!

妹妹

□ 丁传春

2009年11月,合肥早早地迎来了一场大雪,几乎在一夜间,合肥就盖上一层厚厚的积雪,早晨的太阳直射着雪地,闪着炫目的银光让人不敢睁眼。在省立医院的血液科住院部里,中央空调正发出呼呼的声响,努力使病房里温暖如春,但人们的心依然是像浸透在冰窖里。

病房里的病人一茬茬地来,还没等能认清一室的病友,就一茬茬地去了。

妹妹躺在临窗的病床上,素白的床单被褥犹如窗外的白雪,异常扎眼并渗出寒意。这是妹妹十来年里病情最重的一次。严重的脑出血严重地摧残着妹妹,使妹妹丧失了说话能力和视力,也使左半边肢体毫无知觉。微侧着脑袋的妹妹,正盯着窗外,似乎也看到了屋顶上覆盖的厚厚积雪,也看到正是这一片洁白无瑕的世界,给了她一辈子中最大的幸福时刻。

那是在2008年的12月,妹妹趴在新郎的后背上,带着对家庭的眷恋和对幸福的向往出嫁了。数百米长的送亲队伍,就如一条头系红巾的长龙,浩浩荡荡地行走在因雪覆盖而显得平整又洁白的一片田间阡陌上,田野上空响彻“咯吱咯吱”的欢畅乐章……

妹妹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,我们也呆愣无神地望着妹妹,往昔那个胖嘟嘟又活泼的妹妹不见了,凶残病魔已将她折磨得不忍目睹。不知多久,盖着妹妹的素白被子有了轻微的起伏,软绵无力的右手缓缓地从小被子里蠕动而出,母亲忙扯动被子,试图盖住已裸露的手臂,仍面向窗外的妹妹却固执地再次将手臂从被褥里探出,细瘦的胳膊重如千斤,颤巍巍地极艰难地抬起,似乎在用尽生命中最后一丝力气。

我们知道,妹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用这样的动作在告诉我们!但告诉我们什么呢?母亲和父亲趴在妹妹的耳朵边,一个谜底一个谜底地猜测着,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累述着,搜肠刮肚地表达着他们的见解。

伴随妹妹一路扛过来的母亲陷入了长久的沉思,在掘地三尺地回想着妹妹有什么未了的心愿。蓦然间,母亲趴在妹妹的耳边:“是不是耳环?”妹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,竖立的手臂如泄了力气一般摇摆起来。

母亲告诉我们,在妹妹出嫁时,一直想拥有一对黄金耳环,但当时家中贫寒,实在没有多余的钱来实现妹妹的愿望。但母亲向妹妹保证,在第二年一定给妹妹买一对耳环。后来,妹妹出嫁后去了外地打工,父母忙于打理家中的几十亩地,买耳环的事就被耽搁下来。

听母亲说到这里,我忙和姐姐一道去医院对面的商之都。

妹妹一直都活在不幸和疼痛中,饱尝着生活的折磨,经受着命运的煎熬,不睁眼的苍天就没让她品味过幸福的滋味,甚至连一对稀松平常的耳环带来的快感对她而言都弥足珍贵。往事一幕幕地涌现,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,任凭大颗大颗的眼泪在脸上滚落,当泣不成声的我拿着包装精美的耳环盒时,销售员还为妹妹祝福。

母亲把闪着金光的耳环戴在妹妹掩映在长发里的耳垂时,妹妹的手臂才轰然倒下。

几天后的夜晚,还有一丝气息的妹妹回到了老家。第二天黎明,妹妹走了。

在一个寒意袭人的早晨,冷寂的乡村道路两旁,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咽,树枝间的乌鸦发出一串串凄惨的哀啼。铺满厚霜的田头小路上行走着一群来送妹妹最后一程的亲人,依旧如长龙一般。

愿妹妹在另一个世界里,远离痛楚,安康如意,幸福快乐!

馒头里的旧时光

□ 臧玉华

母亲嘱咐我去买老面馒头,我专程打车,跑到一个单位的食堂去买,结果还扑了空。

多年前,我一直以为,单从做馒头的这个活上,我家比不过隔壁,他家有更能干的老奶奶。

老奶奶当年应有六十多岁吧,河南人,堆了一脸的雀斑,脑后挽了蓬乱的“粑粑髻”,膝下是一个紧挨一个、一口等不到一口的六个孙女,她的老伴儿每天不是抱着家人的旧鞋修补,就是替人轧桶箍、编菜篮子,儿媳在生下第六个女儿的时候,差点把命交给阎王爷了,此后便一蹶不振,病的时候多是萎在床上,好点时踩着缝纫机,做着缝缝补补的轻活儿。儿子是公家的人,在家油瓶倒了也不想扶。大部分家务活自然就落在老奶奶一人的肩上。

每天鸡叫头遍时,老奶奶借着窗内的一点亮光,轻手轻脚地穿衣起床,查看前一个晚上和的面,“发了,发了”,瘦小的身子看起来那么愉悦,这边添柴生火,那边忙着揉大面团子,身子一起一伏的。那样的早晨,人世间都寂寞着,鸟儿还没醒来,连篱墙边的狗都还没有吠叫,灶膛里的火苗就已经伸长了舌头,温

暖便在厨房里蒸腾开了。五更天时,锅盖掀开,柴草混杂着麦的香就像长了翅膀,飞到我家院子里,我脚踏踢踏地跑过去,挤在灶台边,一双黑乎乎的小手也不怎么安分,在白面馒头上,一摞一个坑。

一张特大的床上,横七竖八睡着几个孩子,她们是一窝小麻雀,馒头蒸好了,她们也就醒了,一阵大呼小叫的,“一只袜子找不到了!”“谁穿走我的鞋?”早晨的院子欢腾起来。小麻雀们要出巢了,临走都忘不了带个馒头夹点咸菜,留在家里最小的孩子蹬着姐姐的拖鞋,吸着鼻涕,好像从早到晚都抱着馒头啃。

老奶奶用馒头养大了六个孙女,个个白净净的,如花似玉,她自己枯叶一般,摇摇晃晃地说落就落了下来,寂寞地掩于尘土了,同时寂寞的还有那些个传统手艺,六个孙女于此是不屑的——她们热衷雪花膏,喜欢肉丝袜。

可老奶奶和她的老面馒头,在某一天,忽然来我的心里,看起来是灰色调的,看起来穷困,却喂养过我的童年,给过我一般的幸福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,不要辞藻堆砌,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、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

投稿邮箱:zyq_405@163.com。